

早闻狄声

近期有关各大电影节评奖机制的讨论持续升温,连带“撕奖”一词随之出圈。网络流传不同版本“撕奖段位图”,历数巩俐、张艺谋、张曼玉等华语电影人为亚洲影片争奖的“战绩”。种种描述,将电影节评委会议变相等同于家门口菜市场议价——买胡萝卜还是南瓜,全看小商贩们谁更会“吆喝”,谁更敢“撕扯”。

这类想象的滋长,本质源于电影节评审机制的神秘感。相较于把公关营销战打到台面的奥斯卡,采用小评审团制度的电影节,选片与评奖过程之封闭宛如“密室裁决”:寥寥数人,各有来头,他们观影、讨论、投票,最终决定奖项归属。外人难以窥见“小黑屋”内的交锋,只能由事后的只言片语拼凑过程,体会其中的角力与妥协。

比如2005年的柏林电影节,评委白灵曾公开透露,她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向其他评委们讲解《孔雀》的中国文化背景,才让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被看见。又比如,许多海内外电

钱眼识人

最近在看廖凡、尹昉主演的网剧《树影迷宫》,剧名来源于片中一位安定医院护士的台词,她说自己居住的胡同就像一个迷宫,好像永远都走不出去。护士说的不仅仅是指她当时身陷情感困局,更是以“治疗者”的视角看到了胡同里饮食男女的生存状态,被欲望鞭打,享受快感与痛楚,也承担着瞬间毁灭的厄运。因此,整部剧虽然放在悬疑类型单元里但本质上还是以文学性的寓言见长,最耐人寻味地是描摹了上个世纪末北京市井里的情感浮屠。所以对于一些观众而言,是需要耐着性子走进“胡同”,时而与破案主线偏离,去看一些“故事会”风格,相对独立的角色弧线。

有一些地方还蛮有意思的,比如借一个绰号“武疯子”的视角将胡同里的人际关系抽象地用“能量守恒”关系来概括,他觉得蚂蚁与人命是影射关系,暗指生命的脆弱,在时代赋予的大数量里无足轻重。再比如廖凡饰演的片儿警家里永远漏水的屋顶,如果有一定的观影经历,就知道那是与电影《疯狂的石头》中郭涛角色失控的前列腺,同属一个性质的阴影,是男性权威与自尊分崩离析的象征。

情人看剑

“迷雾剧场”新剧《树影迷宫》播映大半,那个神秘的胡同杀手时隔十八年后再度现身,他在电话里挑衅发问:“是那个小的,还是那个老的?”老的是廖凡饰演的老警察冉曦,小的是尹昉饰演的徒弟赵赶鹅,他们隔空与凶犯相望与追逐,跑过无数大街小巷,也跑过漫长岁月,直至垂垂老矣,看谁坚持到最后一刻。

这部国产悬疑剧以胡同犯罪与片儿警为切口,描画出一幅横跨千禧年代的旧日光影图卷。具体来说,那个时间起止点为1994年与2012年,跨度之大,足以让一个少年风霜满面。空间上,胡同实在是一个奇观,既是盛衰浩大烟火的城市迷宫,也是行将拆迁不复存在的精神废墟,剧中人形容,“如果把这些平房的房顶挑开,看看每家每户的生活,那比电视剧还要精彩”,无数个人间秘密连接起来,便是一个“树影迷宫”。那个年代尚在监控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

撕奖的迷思

影人都曾透露,有些奖项的归属发生在“电光火石”之间——某一位评委的有力论述,或是对某一倾向的坚持,都可能改变一部电影的命运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即便“撕奖”听来狗血轻佻,但它折射出电影节评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内部博弈。这种博弈,并非简单的“撕扯”,而是同文化背景、审美观念和价值体系之间的冲撞磨合。身在其中的华语评委,肩负着解读、转译亚洲电影文化与历史背景的责任,他们的主动沟通,远非意气之争所能概括,更是基于专业素养与文化自信的表达,是在为华语电影争取被公平看待、被深入理解的机会。

遗憾的是,当下越来越多声音开始滑向一种简单的、扭曲的极端:华语电影或电影人得奖,似乎总要联想到“评审团有自己人”。辛芷蕾捧得威尼斯影后桂冠,社交平台炒作的是“赵涛撕奖”;而东京电影节白百何颗粒无收,评委文案便陷入舆论漩涡,被指“不作为”

胡同里的情感秘史

不得不说,廖凡演得太好了,在“意难平基层老警”赛道上无出其右,小表情耐人寻味,有纯正的京痞幽默感,角色命运似乎一直被“白日焰火”(当年助他拿下柏林影帝殊荣的电影名)笼罩,在这里我表达的是褒义。

这部刚剧度陈仓地在讲真正的主题:中国城市居民的情感观如何从压抑走向开化,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难以自察的异化与变形。有些剧情如果提炼成公众号标题,是有一些噱头的潜力的。比如理发店丈夫被妻子默许给对方投喂安眠药,然后公然偷情;再比如地方国营厂男子抛弃妻子在北京胡同里偷窥,偷盗异性内衣;片儿警妻子与人合伙开了北京第一家情趣用品店,被外国通讯社记者拍摄报道后从门可罗雀到客似云来等等。在台词上,剧本也将成人话题的文字游戏“玩转”得油光水滑。比如“加长版凯迪拉克”成为男人在隐私上的雄竞投射,再比如耳根子与心尖儿的软硬互换关系,此消彼长等,还真挺绝的。

如果仅仅是通过双关或者打擦边球去试探成人话题的尺度,故事的基调还是有些俗

少年之怒

普及之前,杀手便如隐身人一般出没其中,警察有时会在一个至高点上拿望远镜扫视,但哪里看得尽万家灯火。所以剧中呈现,拔出萝卜带出泥,杀人凶手迟迟没有落网,街头巷尾倒是因此沉渣泛起,这家出轨,拿安眠药投喂妻子,那家私奔,因为情伤导致精神失常,说不尽的人间悲欢。

胡同里固然有人情冷暖,因为拆迁了消逝了,才具有审美意味。不过在《树影迷宫》里,胡同又似一张天罗地网,满地腌臢,暗流涌动,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所以年轻人纷纷想离开那里,出国的,失踪的,调离的,都想一去不回,但胡同那些树影又如同万千触须,总能把他们牵绊捆绑,大有死也要死在此处的无情。“再有矛盾,也是亲爹亲妈”,老警察这样劝告离家出走的女孩,殊不知正是家庭扼住了少女命运的咽喉,胡同正是这类家庭的总和,黑洞一般,负责吞噬一切,却又以温情脉脉的烟火气息掩盖一切。

所以,写追踪连环杀人案不过是面子,里子则是数代人父辈、老登、权威的交缠与决斗。剧集里的少年们,包括小警察赵赶鹅、老警察的儿子冉东东,还有胡同里的无名小孩,一个比一个憋屈,一个比一个执拗。只是莫欺少年穷,少年冲冠一怒,也会血溅三尺。观剧过程中,这类情节经常出现,“虐童疑云”不

甚至“有意压制”。

但艺术哪里是非胜即败、非友即敌的游戏呢?历史上无数与奖项擦肩而过的珠玉之作,早已证明了自身超越时光的价值。有关“撕奖”的喧闹讨论,某种程度上暴露的是华语电影自身的焦虑——既渴望国际认可,又难以全然信任评价体系的公正,反而以自己所鄙夷的“潜规则逻辑”去解读复杂的艺术评判。

是时候打住了,华语电影走向世界,核心从来不是“撕奖”,而是不断涌现的实力之作,与有能力参与国际对话的成熟影人。比起“扯头花”的想象,更重要的依然是成熟自信的心态。正如辛芷蕾回应争议时所反问的:若能运作,何须等待14年?相信一点简单的事情吧:真正的突破无关奖项加冕,而在于以艺术的卓越,成就平等的对话。

李彦秋

媒体人

气。我之所以愿意推荐它的原因在于,这个剧没有对成人话题做自恋的围猎和炫耀,还是保持了一些悲悯的关照。剧的第九集,它用一个《美国往事》的迷影梗包装了一个叫疯僧的嫌疑人,他的不举隐私与恋母情结被叠加成一种无可挽回的时代喟叹,是与剧中不时提起被拆迁的胡同是一个系统的表达道具,都是面对时代进程的无能。疯僧在强悍母亲在世时总想着叛逆,口头禅是“有意思吧”,可是活到微信出现的年代,母亲去世,胡同消失,他的口头禅就是“没意思”,变化和对比中的悲情呼之欲出。

《树影迷宫》毕竟从类型上说还是悬疑剧,凶手是谁我卖个关于不剧透,可以暗示的是,即便是这个凶手也在整个剧近乎迷思的眩光里有了些超出剧情的“隐喻性”,他恐惧变化的样子实在太像我们曾经听说过,走火入魔的伪道德分子。

钱德勒

媒体人

断,不是肉体上的体罚与惩戒,而是言辞上的、精神上的暴力碾压。比如赵赶鹅作为新人刚入行时,每当一有重要情况亟待汇报,总会被师父、上级乃至某位同事粗暴打断。结果错漏消息,又是他的过错。冉曦一心扑在工作上,与儿子冉东东甚少交流,一语不合就是一巴掌扇过去,更是不容分说地把离家少女送回深渊一般的家庭。巷子里的小孩明目张胆了凶手真容,到派出所时却被呵斥赶紧回家。这种事一而再再而三出现,主创的用意也就昭然若揭。

少年之怒,要么自残自毁,要么向世界宣战。那小孩从派出所出来,一气之下拿弹弓毁坏路灯,这原本是他彻夜守候之物。冉东东的结局也不会太好,因为目前剧情里已经出现了他的遗照。至于赵赶鹅,更是用了下半生无悔追踪,众叛亲离。乍看不近情理,难道天下只有这么一桩大案要案吗?不过联系他的经历与创伤,也是非如此不可。他是拿一辈子来出那口气,继而彻底走出那个梦魇一般的死胡同。

长风新

媒体人

花言峭语

“你是温峥嵘,
我是谁?”

演员温峥嵘遇到了点小麻烦,但也有可能是大麻烦:她在手机上刷到了“自己”在直播,她进直播间问直播的人:“你是温峥嵘我是谁?”瞬间就被拉黑了。其实在这之前,她的团队就发现有这种情况,但多半是利用她的肖像制作假广告,发了律师函,她的粉丝也对这类账号进行了举报,最多时一天举报了18个,但“举报一个又新增一个”。

温峥嵘的消息上了新闻,抖音的副总裁李亮发文说,看到温峥嵘的新闻,他们做了核查,“三个直播间同时开播”的案例并非发生在抖音平台,但“平台上确实存在一些利用AI仿冒名人带货的短视频内容”。

其实,仿冒名人的视频,在几年前就屡见不鲜了,最著名的,就是仿冒靳东的那些视频和账号。仿冒靳东,轻的,只是为了起号或者加粉,重的,就是目的明确的诈骗。事件一出,引起极大轰动,一方面是因为,人们突然发现,AI技术已经在不知不觉间,有了如此的进展,另一方面是因为,人们发现,有如此庞大的人群,会被一个破绽百出的假冒视频骗到,而且还会以为,视频中人是在对自己说话,说情话,说贴心的话。继续深挖下去,会发现,这个庞大群体中有相当一些人,也隐约知道自己被骗了,但在她们一生中,从没有人对她们用如此温柔细腻的语气说过话,如此不遗余力地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。于是,关于人际关系、亲密关系、情感需求的大讨论,甚至盖过了对网络犯罪、技术伦理的讨论。

而那时的AI技术,其实还不算成熟,仿冒的视频,还比较容易被识破。几年后的2025年,资本市场上的“科技”,几乎就是AI的代名词,AI技术越来越成熟,视频生成软件,开始了指数级的进化,几乎能想到的所有大小名人,他们的形象都能用AI仿冒,有的是仿冒来搞笑,有的则是仿冒来带货,比如奥运冠军全红婵、孙颖莎和王楚钦的形象,都被仿冒来带货。

当然,AI是对一个广阔领域的命名,它能做的,不只是生成视频或者仿冒别人的,但显然,当下和普通人关系最紧密的,最先在生活中显现出来的,无疑就是这类技术。

英剧《真相捕捉》讲的就是深伪技术,这部剧的第一季在2019年播出,当时的AI技术还没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,或者说足够警惕,它所描绘的现实,有些更近乎于“近科幻”,到了第二季在2022年播出的时候,人们已经意识到大事不妙了,其中很多场景,已经变成现实了,这部剧因此将在2026年播出,到那时,剧集恐怕都会落后于现实。

新情况新问题,就需要立法紧紧跟上,今年9月1日起,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制定的《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》开始施行,《办法》要求,用AI生成的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内容,都要加上标记。事实上,有些平台在《办法》出来前,就在执行这个做法了,对AI生成的内容,都会加声“此内容疑似AI生成,注意甄别”的标记,但以AI技术的进化速度来看,生成内容应该很容易避开这种甄别和标记,更何况,人们的注意力的分配是很奇妙的,会相信任何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,只要他们愿意相信,即便加上什么标记,都防不胜防。

就是说,不论是AI仿冒靳东时代,还是仿冒温峥嵘时代,让AI可以仿冒成功,可以帮助背后的人加粉或者盈利或者实施诈骗的,一方面是因为技术,另一方面是因为人性,不光包括人心里的孤独、寂寞、虚荣,也包括人对人的凶残、蔑视和伤害欲,而两者都是无法破解的,技术会不断升级,人心的各种问题也不会消失,两者必然以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”的方式,互相攀援,互相促成。它一旦落地,就不会回到没有它的时候了,而我们必然要和他带来的一切,不论是便利还是伤害,一起共生共存。

韩松落

作家